

T5472/4943(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N 14 1940

二希堂文集卷之三

皇五子奉

命祭告

闕甲文廟序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至

孔子而集其成漢唐以來尊崇效法各致其隆至我

皇上而立其準心源契道法昭封五代以報功詣太學而

親享巍乎煥乎古未有也雍正八年九月重建

闕里文廟告成黃瓦畫棟悉倣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宮殿制度搏拊干戚罇俎豆籩之器

自上方

上御書碑文勒石垂之永久禮部奏請遣官祭告

特重其典

詔皇五子承命以行世遠與

皇子晨夕相講論者八年於此矣可無一言以敬獻

乎夫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希賢聖而則古先

皇子平日之澡浴者然也茲奉

君父之命以往未事之先蠲潔其心志儼恪其身容齊肅

有加焉入

聖人之里遊

聖人之門仰瞻大成殿大成門

皇上之御筆也門曰聖時曰弘道

皇上之所手定也瞻

聖人之像貌盥薦奠竦明禋拜稽如睹其溫良恭儉讓之

休也如聆其金聲玉振之範也如親其博文約禮之

教也共祀一堂及兩廡者為四配為十一哲為七十

二子為漢唐以來諸儒示我周行如臨師保顏子之

克已子路之喜聞過孟子之集義皆可師也漢儒之傳經宋儒之體道皆可誦而可法也先哲後賢內聖外王其揆一也

皇子念之哉禮畢謁

孔林如泰安州祀事泰山夫

孔子之道猶泰山然登泰山之巔必由泰山之麓精義八

神必始於敦倫體信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無所不通孝弟其至近而可循者乎曾子傳一貫之旨以告門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

其至切而有要者乎此與登山之說何異

皇子念之哉肅將

君命祇謁

聖居近取諸身心道行於家庭對越昭事罔有斁焉此之

謂有恪此之謂受福此之謂敬

親此之謂法

聖



皇于念之始設

送儀封張先生祭告闕里序

維孔子道高德厚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漢唐以來
代有封號贈諡優崇之典未登於極

皇上膺眷嗣統君臨萬邦孔子之道契其心源會其有極
以作則於天下敬學尊師

褒封王號上及五世厥崇厥隆雍正二年四月議遣大
臣往闕里

天子顧在廷諸臣非澡身浴德被服造次必於儒者不可
以肅將祀事對越有光

特簡禮部尚書儀封張公銜

命以往公中州巨儒朝之元老服膺聖教羽儀王國嘗開府吾閩閩之人沐雨化焉繼撫江蘇吳之人飫至德焉其初又嘗觀察山左駐節濟寧人士至今歌思之茲以大宗伯之秩銜

天子之命登闕里之堂奉璋奠竚明禋告虔升降揖趨有恪有度聖孫賢裔魯國諸生肅恭彬濟環觀拱立公本其所學誨誘諄諄使夫讀聖人之書者必服聖人之行直內方外博文約禮希聖有立而後卽安且以

廣

聖天子崇聖尚學育材化士之意身有之其將事也虔其誨人也篤非公孰則勝任

天子且有後命許公竣事便道家鄉省覲太夫人展孝不匱寧親道故水邱桑麻夷愉一月祇復厥

命顧不樂哉世遠在公門墻受教最深榮斯行也敬敬序之以爲公贈

命... 天子... 聖天子... 崇聖尚學育... 外士之意良有之其... 事也其... 天子... 命... 聖天子... 崇聖尚學育... 外士之意良有之其... 事也其...

送李少司馬巡撫廣西序

雍正二年夏四月

天子特簡兵部右侍郎臨川李公巡撫廣西朝之士大夫

咸慶得人余與遇於朝問所以治粵西者公曰吾一

污之不染肯使吏漁吾民哉吾劾其尤者餘則威約

而化導之吾問餽之不通僚屬顧得以次受所屬之

獻吾嚴之吾又不刻焉酌劑而稱平之關鹽雜征戾

於民者吾核而減之粵西地雜猺獠吾勤而撫之凡

吾所屬例有入之公者吾除之義可羸留者吾貯之

所司以爲養士恤民賚兵之費凡所支用必與僚屬
士庶共見之吾惡夫古之進羨餘以自浼者非大臣
之所爲也余曰是固然矣人患才少君固恢恢治不
可急氣不可勝健而能與人乃大和公曰寬居仁行
尚克懋脩又問所以興教化者何若公曰吾將爲聞
之常袞也粵西僻處一隅文教未弘吾將與之敦行
學古俾彬彬雅之風衡於上國余曰諒哉邵擇其尤者
飭所屬以禮敦遣萃之書院立名師以董之暇則身
親而獎誨之婚喪賓祭酌古今之宜因其人情風土

制爲簡易之禮以通之禮行化洽俗以永淳常袞烏
能域公哉公深領之余惟學術治術之要明與誠而
已不明則不足以達事理之要不誠則不足以立萬
事之本而表裏始終不能符貫古有讀書談道而因
循揜婀者多矣又或英氣過勝視事太易動而得礙
則蹢躅反甚於前此皆明誠不足學術微而治術淺
也公粹於經學善文章嫻治道閱博俊偉一切富貴
毀譽不足以動其心而慨然以天下自任上有

堯舜之君而公之所以事

者必不肯後於堯舜之臣竊謂非不能知公而非公亦不足以副

之用也昔韓范開府涇州時有西夏之役教養未遑程朱大儒遭時不遇設施僅試之一郡一縣今予在上四方風動用公爲巡撫苟能明誠兩盡何士之不可化何俗之不可厚何猺獠之不可格何俊髦之不可興哉夫明之過爲矜氣爲苛察非明也誠之至爲易之乾惕書之抑畏詩之豈弟禮之子諒皆誠也公必有以處此矣余與公同學有年志相同道相

合常相勉以所不足所相期許者又未敢以輕喻之人於其行書以序之

公送鄂少保相國經略西陲序

昔宋蘇文定公有言天下不可一日而無重臣重臣者在朝廷之中士大夫不敢安肆怠惰而緩急之間能有所堅忍持重而不可奪文定之論可謂篤矣而吾謂國家之得重臣爲最難必上有明聖首出之君委任旣專恩禮兼隆而爲之臣者又必有學問深醇之氣正直之操忠厚愷惻之懷謙牧善下之度凡政令之否臧四方之利病人才之賢否進退九服四裔之向背順逆莫不引爲一己之事譽毀愛惡榮辱利

鈍一不以介於其中然後能同德一心可內可外可將可相無所往而不宜也雍正十年壬子秋七月

欽命少保大學士一等伯鄂公督巡陝甘經略軍務公朝之所謂重臣也

天子之所敬信體貌有加天下士大夫所望以爲鵠者也先是公總制雲貴廣西三省吏服民懷丕績遠播烏蒙之變不踰時而奏克不旋踵而蒙之問天子召入政府以三省所治專而不成宰相所理淵而溥公夙夜寅恭襄贊臚臚西制

明良之契不能旦夕離也茲以準噶爾餘孽尚稽

天誅兩路大將軍進師凱旋未奏

命公往經理宣撫之公此行揚

皇威於萬里宣明

聖天子之德意周爰諮諏悉心謨畫相事機之會度戰守之宜何以搗其巢而得其要領何以防其逸而遏其衝以及糗糧芻茭長運短運之何以順適於輿情供億輸將官與民市民爲官役之何以底於克協或召募土兵可以省遠徵師旅抑或威信所敷不戰而可

以坐屈蠹爾搯其吭而革其面夫陝甘之民

天子加恩數倍他省蠲其常賦增其物直貸其宿負恤其

疾苦申其化諭今見公至吾知士民益誦德歡呼將

士之益踴躍用命也昔唐開元盛時遣宰相張說巡

邊立平康待賓餘黨奏罷邊兵二十萬人說之學術

品望未必及公而巡邊之績甚偉綱目大書以美之

宋仁宗使韓范駐劄涇州不數月也元昊稱臣請和

西鄙晏然無事嘉祐治平之盛實基於此公之望實

堪與韓范比肩而準噶爾餘醜又非元昊等夷我

聖朝威靈

皇上仁明聖武又非唐宋二代之比且我

聖祖仁皇帝所赦之九死而一生卵翼以長者乃敢父子忘

恩抗背其不可追也必矣

天子命公三閱月回朝蓋以小醜不足以煩公之久駐而

且夕承弼其不應昭受為弘且遠也世遠與公同事

禁庭公不余鄙辱誨勵之嘗與余語性學之原經世宰

物之方知公之所以稱重臣之選膺

帝眷之深者豈徒在聲績之外著哉

也陞吏部侍郎未數月知公無所不可用也遂有撫
浙之

命世遠以癸卯歲蒙

恩特召與公同侍書

皇子公又嘗主鄉會兩闈世遠忝與同考兩年中晨
夕相聚未嘗數日離茲之往也其可以無言乎公氣
質高明剛方不撓常懷澄清吏治撫民育物之意自
起用以來聞望馳於四國浙民何幸而得公蒞止也
嘗讀易至中孚上巽下兌解之者曰自二體言之爲

中虛以一卦言之爲中實中虛者中無私主至虛能
生明也中實者中無妄念外累不能入也故能豚魚
皆格孔子繫之傳曰柔在內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
化邦以卦具柔剛之宜有說巽之美故孚能化邦也
諸葛武侯治蜀下教謂叅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人
心苦不能盡苟能慕元直之不惑幼宰之勤劬則亮
可少過武侯之用心卽中孚之義也公謂余曰君欲
以序贈行幸少頌而多規也公之虛誠卽此其一矣
世遠鄙人也頌何足爲公重又何能有以規公敬取

易之所謂中虛中實孔子之所謂柔剛說吳武侯之
所謂集思廣益者以效古人頌規之義

送黃侍御巡按臺灣序

臺灣居海外在南紀之曲東倚層巒西界漳州南鄰
粵北之鷄籠城與福州對峙地近河沙磯小琉球周
袤三千餘里孤嶼環瀛土壤沃衍禾稻不糞而長物
產蕃滋果楨羸蛤硫磺水簾糖蔗無所不有固東南
一大聚落也自鷺門金門迤邐以達澎湖可六百餘
里又東至臺之鹿耳門旁夾以七鯤身北線尾水淺
沙膠紆折難入明嘉靖末海寇林道乾據之道乾後
顏思齊勾倭人屯聚鄭芝龍附之未久荷蘭誘倭奪

之鄭氏破荷蘭爲巢穴傳三世今

天子聲教四訖鄭氏擒滅設官置吏休養孕育垂四十年

去歲羣不逞之徒煽惑莠民撞搪嘯號賴

天子威靈將帥用命舟師直入七日奏克

天子特注意臺灣簡監察御史中有敦實廉能嫻猷略知治體可任以股肱耳目者二人往按其地黃君偕吳君膺新命以行余與黃君同門友也夙知君家學素履君兄弟五人皆有聲績長公次公以督學清正晉秩爲卿君年最少由吏部陟臺中能直已行道不矯

激沽名爲

聖主所倚信以夏四月至閩余一見卽爲臺灣慶得人君

自童子試至登進士第未嘗出都門茲將出波濤航

大海奉

天子命以綏輯羣黎神志肅定忠慎恢廓古所謂大丈夫

者君其人矣夫臺灣鮮土著之民耕鑿流落多闕與無賴子弟土廣而民雜至難治也爲司牧者不知所以教之甚或不愛之而因以爲利夫雜而不教則日至於侈靡蕩逸而不自禁不愛而利之則下與上無

相維繫之情爲將校者所屬之兵平居不能訓練而
又驕之夫不能訓練則萬一有事不能以備禦驕之
則恣睢侵軼於百姓夫聚數十萬無父母妻子之人
使之侈靡蕩逸無相維繫之情又視彼不能備禦之
兵而有恣睢侵軼之舉欲其帖然無事也難矣今海
氛已靖臺地又安監司守令皆慎簡之員則所以教
而愛之者必周總戎藍君又平臺著績人也所以練
而輯之者必至君與吳君從容經理其間慎簡乃箴
罔不同心臺灣之人行將數百世賴之豈徒南粵之

奉伏波峴山之傳叔子已哉余淺人也烏知事
地近梓桑不能不關心於勝算君之至自能不擾而
核不肅而威也

送林太僕序

太僕寺卿莆田林公致政將歸余以趨走

內廷不得祖餞爲文以送之曰余之知公也在二十年

以前余之得交公也在雍正癸卯之冬公學懋而識

充氣醇而守固余一見如舊識公亦不余疎也公嘗

令京畿以清惠著奏最入都授工部主事旋晉臺中

陞光祿寺歷通政司不數月而至僕正公感佩與公

上知遇勉思報稱前後區處條奏皆中機宜聞望益闢中

天子躋之每發議施行同朝咸器重之公今行矣莆中山

水明秀風俗醇美經濟節義儒林之彥指不勝屈公
冢自唐九牧著聲迨文肅公以來科名聞望爲閩中
第一公本其素履施於有政風流所漸其益則弘公
又嘗爲

朝廷耳目之官位躋三品聞
天子之訓誨至親且久茲蒙
恩以回伯之尊合引年之典優游林下進都人士日體
王言涵濡
德教務爲有用之學不沾沾於佔畢章句敦本行飭廉隅

不濡染於私利惑溺於愛憎毀譽攻取之場最以
敬絕其朋從循守禮節去其侈泰使髦士俊民皆卓
然自奮於

聖人之世又日與耕夫野老歌咏太平話桑麻言慈孝此
樂何極此責匪異人任也公又向余言來歲欲訪陳
石民李思亭於漳州興化與漳州爲鄰郡公至與陳
李二君講禮敦俗因材長善人倫東國恢恢乎介休
郭有道也

送李訥菴歸安溪序

戶部主事李訥菴先生吾師安溪公介弟也康熙甲午秋九月請假南歸世遠與諸同人餞之於郊爲文以送之曰先生此去可謂賢矣或曰先生可以不去先生有相國爲之兄有編脩爲之子子若弟登賢書者二十人絡繹長安相晨夕也先生其何必於去世遠曰此先生之去之所以爲賢也先生以宏才宿望爲戶部曹秩滿將遷歷臺省躋卿貳非必席父兄之勢也而先生淡然先生以爲調陰陽燮理弘化伯兄

已爲之生平所未竟之業留以屬之羣從子姓焉何必於不去雖然行矣將何以爲祝士大夫得志在朝則循分供職補過盡忠及退而家居則以孝友廉潔經明行脩飭諸子弟及鄉之後進風俗人才類繇此長非徒林泉之樂也此又吾師之夙懷而未得請者先生竟飄然遂所願云

送錢孟輔出牧嘉定州序

余與孟輔交在康熙己丑之春余時始得第官翰林獲交於孟輔外舅阮君菜亭及菜亭之姊聳朱君沃洲沃洲之弟均實菜亭敦內行樂善好施尤尊師喜友雅重讀書人二子曰朝采亮采力學飭身孟輔與沃洲之二子曰式先曰承三皆與同師均實共學一堂余咸得讀其文相期於有立其明年余給假省覲家居之日多

今上龍飛余再官於朝重申舊好則菜亭已退老朝采由

兵部陟吏部主政亮采以甲辰成進士承三登賢書
沃洲以

召見

入都授平越太守咸得晤敘京師孟輔又隨作令四
川承三作令郢陽調繁蒲城十餘年前朋好舊遊或
得第成名或居官奮績余於是歎讀書飭行之果不
負人也未幾亮采將出令山左孟輔將牧嘉定孟輔
先來告別余惟人生聚而散散而仍聚聚而不能不
散者其常耳士各有志惟所樹立不在官之崇卑遇
之順逆要以無愧衾影師友民物者出而著循聲樹

聲斯可以稱人豪矣孟輔爲令有廉惠聲適有丈
量之役奉委協理歷數縣爲國爲民此心兩無所負
遠邇稱之可謂信於民矣內陞刑曹中丞嘉其才守
薦擢今職可謂獲上矣親民之官至於民信獲上何
事不可爲者其尚有未罄厥誠悉厥心力稍涉於榮
利不自發奮以無負此數十年來戚屬朋儕之所講
論期許哉孟輔行迫不及祖餞重之以辭併書以遺
承三及亮采各自振勵無怠

也欲天下之均平人被堯舜之澤非親民之官不可
親民之官其要有三曰息訟薄賦興教而已民以事
主歸者胥役不擾無守候之勞分其曲直懲其誣黠
誨諭之又加詳焉則訟自息矣民有惟正之供者爲
案實立限使自封投櫃主以信使投畢躬自稱平之
榜列明示歸其有餘使補其不足如期至則民自不
敢輸將恐後矣擇士民之秀者聚之於學課文飭行
月三四至又於暇日適山村里閭言孝弟農桑之事
其有家門敦睦守分力田者表厥里居或造訪其家

以榮之而教道興矣夫吾仍以爲諸生者爲縣令未
有不能守淡泊者也吾常思父母斯民之義未有不
興除恐後者也事上貴恭不貴屈馭民以誠不以術
如是而已昔漢宋之世守令多入爲三公名儒常始
於簿尉吾子勉之豈惟一邑民命之寄實爲一生發
跡之始有暇卽當讀書非尋章摘句之謂謂非讀書
無以明於修己治人之道而振勵其志氣也二子聞
言皆不吾迂遂各書其一以贈其行焉

送鄭逸溪令興化序

雍正三年秋七月余同年友鄭君逸溪謁選得江南之興化余爲文以送之曰君吾閩之興化郡人也古之名人有治行者所蒞之縣卽以其縣名之若陳太邱陶彭澤是也不必居是官也但能以學行光遠有耀者人亦以所居之郡名之若吾鄉之李延平是也君清修狷介博覽善古文詞抱所學以玩之心貴已而殊俗茲之往也以誠中發爲嘉績異日人將以所治之縣稱之曰鄭興化君又益勉其學而懋其脩窮

理克已恐不至焉則人又將以所居之郡稱之亦曰
鄭興化君子薄好名者而未嘗不曰立名人之稱斯
名也得則兩得矣君則如何而克兼享哉詩曰惟其
有之是以似之

之興外余為文以並之曰吾吾聞之與與入也古
兼五三平燈少民余同半文曠恆動文臨與與也
益曠與與今與外也

贈之送陳石民令益都序益都而曰對於天下也

吾漳陳君石民以行誼文學著於鄉或曰陳君真孝
廉也或曰陳君其博雅人也或曰有用世之責者也
三者非溢也雍正三年乙巳七月謁選得山左之益
都令試驗時冢宰高安朱公稱其學行引陳石民

見之日

天子曰聞汝為陳孝子具見端方老成不與眾偶諭山東

撫臣視其才果優殊擢之勿以次嗚呼天盡海飛之
處篤學自勵行善於家得聞於人者少矣况能達於

九卿乎達九卿者少矣况能揚於王庭動

聖天子之褒嘉垂問乎此以見士貴闇脩不徇名譽亦以

見太平有道之世有善必錄有美必稱

聖主之燭幽揚陋爲可風也余與君同郡共學同修漳州

府志賦役二卷君所手纂則君之優於繁劇可知君

又嘗著清漳風俗一書與余同講行文公家禮則君

負化理之才又可知君行矣以孝治則天下無可慢

惡之人以廉治則所屬無貪鄙之習君又董之以政

勸之以學感之以誠微獨益都而已優於天下可也

送王完璞分巡貴西序

黔中古牂牁地明永樂間置省嘉靖始開科荒瘠可

知舊設監司二曰貴東曰貴西貴西則轄邊西四郡

者也雍正六年正月

特簡監察御史王君完璞駐節分巡完璞由翰林改戶曹

擢御史負經濟略有制而從容

天子嘉焉 陛辭之日訓誨賞賚備至勗哉此行也親民

之官可以爲所得爲然事繁而所及小督撫勢重可

以爲所欲爲然地廣而所見難周監司之職無其繁

與其難而可以爲所可爲者可以察屬可以安民可
以訪蠹可以興學昔馬伏波在駱越申明約束能使
數世奉行馬將軍故事常觀察治閩廣勵人才遂使
閩中文學抗衡上國完璞勉之養其根去其莠期其
立俟其成專已者不虛干譽者不正苟安者庸助長
者蹶毋徇已私毋耀聰明循此以往何所不可爲吾
子期者我將逖聽風聲焉

送張又渠出守揚州序

蓋昔者吾師儀封張清恪公之撫閩也清操正己以
率屬推誠心與之共治懲其不率者而警勸之視民
之利病若己隱憂不爲不去不止其有沐浴詩書敦
善行者賓禮之以養以誨比及三年治效蒸蒸官無
貪刻之習士有恥不爲君子之心流風餘韻至今歌
思不置人咸稱其撫吳時劾制府之奸貪風節稜稜
聖主褒嘉天下傳誦不知其治閩丕績有過於撫吳者蓋
真儒之澤遠矣雍正九年正月仲子戶部郎中又渠

天子特簡出守揚州君能世其家學清修厚德釀之於庭
除發之於民物熟悉於人情物態綜理庶務亦可以
當繁劇而無不足將行向余言曰此行也報稱之艱
繼述之重萃於一身蓋其難也余曰君以爲難則不
難矣揚州東南繁華一大都會五方雜處富商大賈
輻輳逐利之區民未知儉示之以樸民未崇厚示之
以睦民未知禮示之以冠婚喪祭燕飲服用之各有
限制察所屬之貪刻玩愒者而懲創之躬率之以介
潔待之以誠示之以不假易有悉心力爲民者不因

小眚而去之爲之擔荷而顧惜之奸胥豪猾不使撓
吾法伺吾懈隙而生其玩悍之心薦紳士子憚吾之
剛方峻肅而樂吾之子諒易直振厲而培育之夫如
是則可以上報

聖天子簡用訓誨之盛心而無愧清恪公之學術治術矣
揚州爲清恪公治化所敷又嘗奏除落地稅歲六百
兩甘棠之愛猶存君行矣自古父子垂聲一代並爲
偉人者史不多見若范文正公之有忠宣呂晦叔之
有原明皆由其家世確誠純茂鬱蒸融液而成以清

恪公卜之余知君之能迪前光而求世德也

聖天

送從子濟川南歸省覲序

從子濟川由吏部學習以母老乞假南歸省覲朝之士大夫嘉其誠孝各爲歌詩以爲壽母之獻濟川其可以自慰悅而榮其親矣雖然人子之所顯揚其親者止此乎哉體孝經愛親敬親之說將必不敢惡於人不敢慢於人焉體會子守身之訓將必一舉足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焉養志以誠守己以廉待人以信講明踐履不染於俗異日規樹將必有大家焉庶可爲顯揚之實矣汝往矣嫂氏賢淑天人所祐爾壽

而臧明秋汝尚于干而來移忠移順移治於官斯固
賢母之所樂也 宋朱熹其言曰 婦人必有大善無
山言而不放云云 其言亦以婦人必有大善無
入不效野人言 野會千中良之德難一舉一
若此此乎 婦人必有大善無 婦人必有大善無
何以自慰 而樂其歸矣 雖然人子之德難其歸
士大夫慕其婦 故各為婦 婦人必有大善無
公于齊川由吏 陪學習以母 夫了則南 隨皆隨陳之
二希堂文集卷之三終 皆隨陳

二希堂文集卷之四

安溪李先生壽序

君子之壽於世莫大乎與人為善與人為善之心
天地之心也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 生生之理所謂元
元者善之長也 於時為春 於人為仁 君子體仁足以
長人體生生之理於一心而行之於無窮也 人之心
本有是天地生生之理 梏於氣 囿於習 而善心之遇
絕者多矣 仁者完其理 充其心 以及於物 其道之行
則舉君民而堯舜之其學之傳於天下 後世胥承

年而不敝焉所謂壽也吾師安溪公少稟異質自
冠時體驗乎經書沉潛乎宋儒之學者有年長而不
懈老而益加明焉方其入中秘躋禁近教習庶常禮
闈取士時薰其德而善良者不知凡幾矣天下巍然
奉公爲正學之宗而公方退然自挹損也

天子命公督學京畿旋膺巡撫重寄助

朝廷分陝之化深且溥矣迨由冢宰陟政府護持元氣
濁揚清所獎拔士初不令其恩自己出也嘉謀嘉猷

入告我

后天下莫能窺也欽惟

皇上濬哲文明崇經重道公出

君凡諸經書性理躬自編摩

上親加訂正自朝至於日昃

聖君賢相相得益彰用紹明前緒折

於天下天下靡然向風昔韓魏公

一善則曰琦不及也然嘉祐治

相與闡微言剖大義也二程張朱

心爲急懇懇焉務積誠意以動其君然所遇無明主

故其教不能自上而下未有遭逢

堯舜主臣一德矻矻孜孜如日中天明以覺世者也乙未秋公自政府假歸所爲家規鄉政本至孝至弟之心以行於家以達於鄉以普於物泉漳時方亢旱獨湖山前後陰陽順序年穀豐穰豈非善氣之所積歟生庄之理善之長也已與物之所共也貴與賤之所同也何間於在朝在野哉體吾仁以及之而口公所識拔甄陶之士前後成名者皆以功業見或以道德顯獨世遠碌碌無以端惴然望公之門也今歲

中丞陳公之招主鼇峰書院竊不自揆欲本公之學推公與人爲善之心聚九郡之士而諄勉之使不悞於氣囿於習以復其善心之本然而學殖荒落尚恐咎戾之不能自逭也秋九月六日值公嶽降之辰謹率鼇峰諸弟子望湖山而祝焉各爲歌詩世遠敬序之如左云

公與入爲善之心果以殊之士而若以之也亦非
中丞刺公之跡主齋奉書刻錄不自封爲本公之

蔡母林孺人八十壽序
吾族於閩稱故家散處漳泉間康熙戊申族兄介溪
公隨其叔父涖任諸暨道出浦城卜居焉至今族姓
繁衍文物蔚興遂爲西山望族云庚寅仲冬余丐假
南歸過浦適值嫂氏八十設悅之辰諸子若孫咸請
一言侑觴余曰欲觀嫂氏之德者觀於其家而知之
矣介溪公傳至於今四世子三人孫七人曾孫二人
又所撫猶子三人三人所傳又有子八人孫二人猶
與介溪公一脉合聚而居也余旣羨同居之美嘗細

二希堂文集 卷之四
舉以問其家諸孫廷鑣等告曰是皆吾王父母之訓也王父以壬午年考終王母時年七十餘猶手營家計總其大綱而誨以德義平居嘗召諸子婦輩命之曰凡吾子婦無私貨無私積無因小利而忘至親母以小嫌而成釁隙讀書者勤於家貿易者勞於外凡有所入悉歸之公又曰凡家之不和多起於婦人婦人之患在於各私其夫各私其子各私其夫雖其夫之兄弟不顧各私其子雖其子之雁行不恤分離乖隔寢以成大汝等戒之吾一門合食者子姓童僕將

百人汝等惟以親睦爲心無多言無生事不率出言者非吾家婦也治家以儉待下以恩故雖食指繁多而家計不畱事務叢雜而踴躍爭先大小尊卑各事其事無間言也以及至於今余聞之不禁爽然若有失也曰是豈不可以風世乎夫家者國之本也和者福之聚也雖有貴顯富厚之家而其父兄子弟之間稍有離心家之衰也日可俟也雖有貧窮困苦之家而其父兄子弟之間常有和氣家之隆也可預卜也今嫂氏能以其訓訓之家人四世同居如膠漆之固琴

瑟之調焉此在古人猶難之余方將聞之當事以旌
其閭以表其德庸不出一言以進一觴乎余又觀諸
子弟賢而能文秀而不凡光遠有耀自今基之因書
以爲序

孫封君壽序

孔子曰人之生也直解之者曰生之理本直也又曰
非此則不生也直之發爲剛明爲公正爲惠愛是皆
生之理也剛明之反爲暗弱公正之反爲邪私惠愛
之反爲薄狹則生之理已失雖生猶寄也孔子繫易
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又曰生生之謂易何以明之天
有太極健行不息二五遞衍變化生生惟人也得生
生之理以爲生故直養無害則可以塞天地貫古今
彼年壽之生氣也數也然理足以生氣亦足以起數

詩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書稱壽考康寧必次於敬用五事念用庶徵之後是也衆人蚩蚩非無年壽之生徒與蠕動卉植芸生於大造之中非吾所謂生生之理也抑天有生生而所生之物若山峙川流其苟孕涵育又生生而不息斯亦如人之裕生生之理者其子若孫又各衍生生而總以歸之其大生也合河孫封君其諸所謂備生生之理者歟封君少孤力學憤俗學之弊以儒先之書及古文振興之範族和鄉有疑者爭者羣往質焉咸釋難平心以去邑有岢嵐

州兵米數千石歲饑建言於官以米平糶以饋子其其抱經世之略多此類也長子無端被禍封君入獄手刃讐人遂棄諸生所以律身誨子者益篤合生平行事觀之庶所謂剛明公正而惠愛者歟子三人皆成進士叔曰嘉淦與余交最篤爲國子監司業通經飭行人以爲陽亢宗胡安定復出也乙巳正月二十有八日爲封君七十有一初度諸生成走徵余言以侑祝因舉生生之說以爲壽而証之以易詩書所云焉昔歐陽崇公懷好生之心有子文忠公爲一代偉

人胡文定家範尤嚴戒子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立心以忠信不欺為主本諸子致堂五峰果有名德司業兄弟勉之克已脩身學為世用光大高明歸於大成使人稱曰是某公之子也所以壽封君者不更顯且大歟此亦天地生生之至理故推而及之是為序

何介伯六十壽序

吾浦當明季時何黃如先生氣節文章與石齋黃先生齊名天下至今稱黃何云先生之嫡孫曰介伯嘗刻先生遺集屬余序而傳之余於是益稔知介伯之為人介伯性行溫良交遊不苟少補龍溪弟子員壯遊學京師家居以詩自娛興至徜徉山水間又嘗修築宗祠不惜已力值茲六袞之辰同人屬余為文以壽之余嘗謂世俗澆漓後生小子轉觚琢樸鄙菲前輩巧吝日滋見老成之渾質則指以為陋也見長者

之風範則詆以爲拙也元氣已削壽命何足言甚有
結納自豪豐衣美食而至親一介不與者矣可已之
費恣如泥沙而祖宗先人事則棄之如遺且與族衆
爭絲毫者矣人心風俗之隱憂豈細故哉介伯自浦
之鎮海遷居郡城合族而聚子姓繁衍登科第遊黌
序者踵相接也介伯厚以居心和以睦族自茲以往
日取乃祖忠孝大節諫垣抗疏野處思君者與父子
言慈孝長幼卑尊以敦以序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
長則元精之妙合者此也日取乃祖勤學好問討經

研史日夕不遑者以勗子姓懦者起怠者奮詩曰我
日斯邁而月斯征則族屬之熾昌者此也余自十載
家居嘗惴惴懇懇於此亦夫已氏所譏爲陋且拙者
故因介伯之序而論及之以當侑祝

壽退巖兄七十初度序

夫壽之大者莫過於聲績流乎無窮而子孫賢而有立位不必居高也貴善厥職焉子姓不必貴顯也貴世厥家焉謂其爲德之輿而光之遠歲甲辰八月一日退巖伯兄七十初度子弟在都門者羣徵世遠一言以爲壽世遠不能文以親故亦不敢文也兄自幼敦行善屬文登甲子賢書謁選得廣西興業令地僻山深猺獍習爲盜前官莫治兄初視事許以自新不悛者擒置之法有龔渤海之風踰年丁外艱歸民遮

送餽金却不受粵西人至今稱之服除補任邱任邱畿輔地當南北孔道往來供億歲率用銀數千兩往例設十二里輪值民苦焉兄悉肩之一錢不以擾民邑東北被水田廬漸湮百姓請開欽堤河官持不可兄曰

朝廷設堤本以為民吾豈可避考成不為民請命乎遂洩之奉

命賑災實

類為

吏不得毫髮私凡兄善政多端皆此年以引年歸邑人立書院於西關以志

思世遠去歲奉

召進都夜宿任邱旁近民間有蔡姓自閩中來者爭問曰

吾父母安否此吾邑第一好官也對曰吾兄也康強

猶昨則大喜奔相告趨踰敬禮有加余於是喟然歎

興曰一隅戴德千秋俎豆豈不信夫彼封已以自戕

者獨何人哉在任邱日不用内幕以二子自隨二子

長賓興次元成皆孝廉也他人有利父得宦資以為

已地二子獨以廉惠佐父牧民二子賢也家貧公務

有不充者仲弟詒皇鬻產資之不惜已私以成兄之

仁仲弟賢也是時從弟藐村爲山左魚臺令亦以廉
明著燕齊賢令有二蔡之稱從弟賢也賓興後登乙
未進士第今爲令長寧能傳父教藐村奏最入都今
爲工科給事中獻替於

天子

之前聲藉公卿元成詒皇亦以公車在都詒皇又將
爲令矣所謂子姓賢而有立者吾知其涵濡勗勉以
競爽而鳴鏘也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又曰樂只
君子保艾爾後以此壽兄其亦怡然矣乎兄自先世
分派居泉州王父太僕公與吾先人同官於朝兄弟

相敦善今吾復與諸羣從子姓同聚京師悅墟品而
規德業靜言思之竊有餘幸因稱觴而念祖且以作
勸也

熊封君壽序

雍正六年八月十一日爲巖叟先生七袞之辰子編脩暉吉敘次美行求余一言以侑觴余閱之憮然曰是古之所謂孝廉也可以壽世矣漢時重孝廉之科或舉孝或舉廉或孝廉並舉東漢始分爲四科然不聞得人盛於孝廉也孝廉取實行不試順帝時左雄始奏試之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章奏然不聞已試之後得才盛於未試也隋唐以來專以文辭第甲乙故今謂登乙榜者爲孝廉名似而實亡矣先生學成雋

一希堂文集 卷之四
於鄉應孝廉之稱三上公車不第以父母暮年絕意
進取承歡膝下色養志養無忝可謂孝矣性介潔嘗
曰薦紳不苟求猶人不爲丐不苟取猶人不爲盜可
謂廉矣司教彭澤敬學勸行不沾沾於文藝之末其
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者乎水有源而木有本吾聞
先生王父大仰公以冒刃救父傷目睛突出人稱爲
孝眼先生則孝之所由來也父脫塵公以還金見稱
則廉之所由來也先生萃祖父之美以體於身以教
於人光啟開麗克昌乃後編脩勉之孝者仁之本也

由愛敬之心推之至無不愛無不敬孟子所謂親親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皆孝之所流也廉者義之立也
由不爲穿窬之心推之至於事各有宜以協天則南
軒所謂無所爲而爲是皆廉之所充也先生之篤行
流光人子之顯揚褒大止此而已又多乎哉敬以此
復於編脩而以壽先生焉

一希堂文集卷之四終

一希堂文集卷之四

四

由不為其善之心非之至其善之
 而計其功其利而受其害者之
 由受其善之心非之至其善之
 而計其功其利而受其害者之

二希堂文集卷之五

諸羅縣學記

諸羅縣學原在善化里之西茅茨數椽康熙四十三年甲申鳳山令宋君永清署篆諸羅因縣署移歸諸羅山始就羅山議建丙戌郡丞孫君元衡攝縣事建大成殿櫺星門戊子宋君復來署篆建啓聖祠乙未遭颶風屋瓦門墻皆圯今令君貴陽周侯憮然曰是吾責也是歲十月興工修庀破壞大成殿啓聖祠則易故而新之又建東西兩廡以祀先賢先儒東有名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宦祠西有鄉賢祠啓聖祠之東建明倫堂西建文昌
祠迤西爲學舍以便肄業櫺星門之外周以墻榜曰
禮門義路墻之外爲泮池皆前所未有也靡白金千
五百有奇侯獨肩之不擾民丙申六月告成世遠時
應中丞雷陽陳公之招主鼇峯書院吾友陳君夢林
客遊臺灣周侯介陳君以書來求記且曰諸羅僻居
海外諸生觀化聿新願有以教之也世遠寡陋何知
爰卽鼇峯諸友相與砥礪者而告之曰君子之學主
於誠而已矣誠者五常之本百行之原純粹至善者

也人之不誠者無志者也人之無志者由不能盡其
誠者也誠以立其志則舜可法而文王可師其原必
自不欺始程子曰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其功由
主敬以馴致之程子曰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也敬
也者主一無適以涵養其本然之謂由是而謹幾以
審於將發慎動以持於已發則合動靜無一之不誠
也雖然由明以求誠之方惟讀書爲最要朱子曰讀
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於句讀文
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學者率此以讀天

下之書則義理浸灌致用宏裕雖然非必有出位之謀也盡倫而已矣孔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吾父子兄弟肫然藹然盡吾愛敬之忱也克伐怨欲之心何自而生哉始於家邦終於四海皆是物也庸近之士不能返其本思其終但以爲讀書得科名而吾名成矣榮閭里利身家而吾事畢矣其幸者得一第其不幸者則老死於布褐而已矣其天資厚而習染輕者居是官也猶可以寡過其天資薄而習染重者則貪沒焉而已矣夫此身父母之

身也天地之身也民物所胞與之身也以父母之身天地之身民物所胞與之身顧可不返其本思其終以貽父母羞以自外於天地以爲民物所詬病哉諸羅雖僻處海外

聖天子

治化之所覃敷三十餘年於此矣巨公名人相繼爲監司守令其間風俗日上今若萃一邑之秀於明倫堂相與講經書之要旨體宋儒之微言告之以立誠之方讀書之要倫理之修經正理明則善人多爲國爲民胥於是乎賴非徒科名之盛也陳君爲我言

周侯清修幹固百廢具興引入於善惟恐不及吾知所以長育人材化民成俗者必有道矣

張河合祀陳黃二先生碑記

唐陽亢宗爲國子司業告諸生曰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西山真氏喜誦斯言以示學者蓋以忠孝之理蘊之於心則爲所性所命之精發之於用則爲事父事君憂國理政仁民育物之實古之大忠大孝者恩怨不得而譽毀時世不得而磨滅俎豆千秋崇隆如山嶽炳曜如日星不可掩也當明文皇篡位詔至漳教授陳先生名思賢升明倫堂鳴鼓集諸生曰此堂明倫今日君臣之義安在諸生從之者陳子應家

曾子廷瑞林子旺伍子性原鄒子君默呂子賢縷經
設位爲舊君哭臨如禮當事執送京師咸以身殉迨
明運旣終石齋黃先生抱剛直不回之氣丙戌三月
五日死於金陵及門蔡子春溶賴子繼謹趙子士超
毛子玉潔繼至抱其頭哭曰師乎魂其少須吾卽來
矣四子同時就義嗟乎君臣之義師弟之情無所逃
於天地之間吾漳鬱積清竒代多偉人一則抗節于
明初一則殉身於明季其精英靈爽雖謂之萬世不
死可也嘉靖間學使邵公疏請祀陳先生於泮水之

前以六生配有司春秋致祭後因傾頽寄主於名宦
祠中石齋先生則經制撫學使疏請祀之鄉賢而四
子尚闕夫陳先生直斥文皇之篡明之有天下者皆
文皇子孫也然邵公疏請之肅廟允而祀之黃先生
忠於勝國然制撫學臣共疏請之我

聖祖仁皇帝允而祀之此以見秉彝之好萬世維公而褒節

錄忠尤興朝之盛事其關於風教倫常豈細故哉漳
人議欲特祠奉祀而限於土木之役僉曰郡城芝山
朱子祠後堂以黃勉齋陳北溪王東湖陳剩夫配前

堂開敞軒豁敬於堂之東奉祀陳先生以六生配堂之西奉祀黃先生以四子配夫文公平生講明踐履大端不外於忠孝觀其居家立朝公誠懇摯剛大之氣塞於兩間二先生及其徒生於數百載之下在三之誼守之不渝前後相輝映如此可以升文公之堂而無愧矣適際督學按部所屬紳士咸集斂金爲進主入祠之費并置春秋祭田以永其祀是日也衣冠而拜祭者近千人亦可以頑廉懦立矣

清茗書院碑記

皇帝御極之四十有二年例應分遣廷臣視學四方

上特重其選召翰詹詞臣試者再復飭大臣保舉非聞望素優學行兼至者不得與是選而吾師吳興沈公適膺閩中之命閩之學臣不統於督撫自公始歲科旣竣三山人士構祠於烏石山之陽扁曰清茗書院公鄉有茗溪故也於是博士弟子員再拜稽首而誌之石曰今之稱學使者莫不曰惟公與明矣今公兩試所取文武士凡一千九百九十一人纖毫不雜以私

二希堂文集 卷之五 六
可不謂公矣乎公所巡歷羣無留良之嘆可不謂明
矣乎公亦可以上報

聖主而下對諸士矣雖然竊謂此不足爲公異也方今
天子聖明文治振興諸學臣爭自板濯以佐太平誰肯厚
自封殖目迷五色以爲國家羞况公一代偉人了此
宜無難者所難者公之清之慎之寬厚而忠恕滄浹
我聞耳公之始入仙霞關也向天與神告曰自茲以
往某有敢負此心者不復過此關爾時聞公言未卽
信也及試書二郡衆乃大服卽除補起復諸事例亦

勸胥吏都不用一錢吏胥至互相語曰公身自如是
我復何言也往時學使者巡歷所至供億頗煩公省
其費十之七曰吾寬一分則民間寬一分物力也惟
帳服物下至織悉器具試畢一一還歸本州郡不私
毫末也試之日晨向天九叩曰願天牖其衷使得佳
士也所親僕從及吏胥足跡不得到場中巡察封識
甚嚴也公又嘗言吾於才多處苦遺珠才少處又苦
濫額美惡只於毫釐辨之蓋其難也諸生補弟子員
在三十年以前者不置下考其他下考亦減從前之

半體

聖天子優老恤才之意也終任未嘗苟徇有司褫革青衿
一人正試外課詩賦雜文以敦古學新進文武生每
月有課病學者鮮熟傳註特頒條教示以限年讀書
之法與諸生語懇至如家人父子且曰士貴立品汝
輩苟無品卽獵取科第擁高官厚祿吾不忍見也至
武選一途世久目爲具文且或視爲利藪公曰吾爲
朝廷慎選舉爲國家儲將才何可輕也試策論後躬
自校射射中者卽行面試文理優而與前卷字跡符

者然後取之防代筆且倩射也嗚呼以公之公與明
如此以公之清之慎之寬厚而忠恕之益以成其公
與明如此小子等敢一言以斷之曰誠而已矣昔溫
公稱劉忠定一生惟誠字縱橫妙用無處不通趙清
獻日所爲夜必焚香告天無他誠故也誠則純乎天
理而萬善隨之今夫學使之官苟誠有不足則重於
文而輕於武勉強始而懈終慎大而忽小身家誤之苟
可以爲之念誤之左右壅蔽誤之彼其初豈不嚶嚶
然自命哉理不勝私故也公至性過人學有原本心

與天理相往復天理盡則人情畢周若農夫自謀其田梓人執其斧斤準繩以度物故能兼此數善如此今歲科兩試已畢公所自盟於天與神者可以告無憾矣閩中之士無論遇不遇言及公至有感泣者卽至山村里巷野老行商兒童走卒莫不歛歔感嘆謂數百年來未有也是豈浙水閩山所流行鬱積磅礴陶鑄而成者歟抑由我言以謂之曰然而曰矣昔

皇上求治育才知人善任故公應會而生歟公異日立朝必能規樹大業傳之無窮小子等幸得廁公門下亦

宜不自菲薄痛加刻勵倘異日或身立名成使人指而數之曰此某公所得士也庶無負公一片誠心而稍以報公於萬一也夫公諱涵號心齋浙西歸安人丙辰進士公之曾伯祖謚襄敏諱某者於故明萬曆中督學吾閩閩人亦立碑頌德云

月湖書院碑記

國家定鼎六十餘年令漳浦者以十數未有立生祠者有之自四明陳公始公爲介眉先生令子本其家學由翰林出宰漳浦邑故繁劇難治公廉以居身儉以養德法立令行邑人抵掌慶曰六十年來無此矣邑賦役故偏累小民黠者往往相緣爲奸公旣至究徵收法均保甲以二百家爲保家第其口多寡而籍之以供役五年一編丁卽按而增損之令民各爲親供計其實產自封投櫃雖至親無所波及其始也奸

猾皆以不便病公公毅然行之至於今公私利賴課不懸籍吏不呼門是則公之良法美意大有造於吾邑者也邑忝號名區自高東溪倡學於前陳剩夫黃石齋繼起於後彬雅爲閩中最公益加鼓勵以文行交修最多士月訂兩期講五經性理綱目諸書兩期課古今文詩賦崇正學闢邪教十餘年間砥行立名通經博古之士比肩接踵嗚呼公作興之功不可忘也康熙戊子二月總督浙閩梁公巡撫張公以南靖地雜山澗溪谷萑苻時竊發廉公才守上於朝調公

南靖邑人相率列狀請留不可則歸取田器塞縣署門桔槔耰鋤山積公每出則號於道曰公母去公感百姓之厚也揭示通衢曰吾在邑十三年無善政以及爾民今又煩苦我父老子弟心甚弗忍雖然此

上命也吾不行將獲譴吾雖在靖心猶在浦也衆皆感泣會有金藩司公子令粵東者道過浦詣公至門問故衆跪伏曰吾儕以留賢父母不得故如此公子曰吾爲百姓屈從角門入耳次日公子出北關數百人焚香遮送於道曰公子行幸爲百姓遍告當事還我使

君六月十一日聞及公將行窮鄉僻壤扶老幼至者
及萬人共翼公輿環跪泣曰公母去公乃入太學李
生家給衆曰吾爲若等暫居此若等請得命留矣衆
大喜比昏稍解以數十人臥李門度公之出必由東
門也更以百人守東門夜過半公假城守二騎間道
由北門去卧李門者覺疾走東門問守者守者曰無
之馳至北門公已出矣更相率追送十里許泣別而
歸時六月十三日也嗚呼士君子束髮受書肆其譏
評以古廉能自命一行作吏或迫於上司之供億或

苦於酬應之繁多夙昔清操消歸何有親朋相規勸
云見諒雖有小善寧足贖耶公泣漳浦十三年凡百
艱辛皆備嘗之勁節凌霜久而不變其政事又彰彰
如是公可謂真讀書人不負家學者矣公爲政嚴明
奸胥豪猾動繩以法持之急至有造語以謗公者平
之萬喙同聲無賢愚一出於謳禱余於是歎公道之
在人心而廉吏之果可爲也公去後邑人斂金得二
百有奇構祠城北門名曰月湖書院月湖者所以表
公之清且明又公鄉有月湖故也公諱汝咸字莘學

二希堂文集 卷之五
四榻以妥先靈額曰念祖堂乙未七月又擴而新之
上下爲堂二祀始祖以下左爲夾室祧主規制一如
禮經落成求余記其事余曰非聞公之創始衆昆季
之合謀皆可嘉也劉氏其興乎古者有爵始得立廟
然亦止祀其四世三世二世而止始祖之祭自程子
始以爲宜近代因之不變君子以爲合族之道親親
之意於是乎寓非必以爲僭而不行也然末俗鮮念
祖之思煥其私居祖祠廢闕經始之人尤難之又難
今劉氏世篤其厚成茲肯構將見入斯堂也定祭獻
之儀明尊卑之序本范文正公祖宗無親疎之意以
視之則族不期睦而自睦矣本孔子追遠之意以行
之則祭不期敬而自敬矣歲時相聚父與父言慈子
與子言孝兄言友弟言恭敦詩說禮工賈力田各安
其業非特科名之盛族姓之繁昌而已將風俗人心
於是乎賴之叔翰之在吾門余嘉其能行古道者持
此說以復於其羣從諒不吾迂也

此篇以感於其羣於不吾丑也公之創始來也
然長乎棘之林傳之吾門余嘉其論古而
其業非林林之盛然其於吾門而曰
與予言者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
之限於不與也而自始矣然其於吾門而曰
與予言者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
之限於不與也而自始矣然其於吾門而曰
與予言者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
之限於不與也而自始矣然其於吾門而曰
與予言者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其言也

鶴山祖祠碑記

嘗聞之安溪李文貞公曰以父母之心爲心者天下
無不友之兄弟以祖宗之心爲心者天下無不和之
族人以天地之心爲心者天下無不愛之民物是心
何心也卽元善之長資始統天之心也張子西銘備
言此理親切而著明龜山楊氏猶疑其涉於兼愛程
子非之余謂今之人不患其兼愛但患私利之心一
起自至親以及民物鮮不秦越視之矣惟由分殊而
推理一事天必如事親然後元善之心常洽而親親

仁民愛物胥是賴也吾蔡爲閩望族分居泉漳之間
族弟經五世居同安以先墳在南安雍正四年構祠
堂於南安之鶴山麓祀自高祖以下置祭田數頃以
供歲時薦享先是雍正元年豫構書齋於祠之西買
山二址歲收其入以爲子孫延師之費肄業膏火之
資前後靡白金三千有奇規模宏濶垂之無斁經五
其可謂以父母祖宗之心爲心而有合於西銘之旨
者矣經五至性過人好善樂施聞於遠邇尤敦一本
而重九族藹然克克其元善之心其可不謂賢乎世

之素封有華衣美食自奉甚侈及義所應行則鄙瑣
是甘爲子孫守財其子孫驕盈庸昏不能保而有之
平日之焦心悉力銷歸何有經五節食飲樸衣服毅
然爲遠大之規迪前光而裕後澤天休之迓舍是將
何以焉昔范文正公置義莊聚族百口嫁娶喪葬各
有定式惟文正公精誠貫百代故閱世而不衰子忠
宣公純仁五世孫司諫知柔治平政和間各能申定
規則嗣守成緒經五勉之誠孝之心日以益篤惇敘
式穀寢以光大諸子若孫亦宜循理守分勵業敦脩

率祖率親吾蔡之興也有日矣經五名廷魁以大夫
職榮封其父母云正

宜公歸以正世孫何難味柔必平也味開各論申安
齊安於郵文五公辭歸貫百升對歸世而不受于忠
所以誦昔或文五公置義其聚越百甲被受勇義合
然以義大之與或前水而後或對天朴之世舍吳惟
平日之熱心悉心餘論何有臨正前會對對亦思
其甘為下孫在也其下孫誠益誠存不論於而自之
而素其存華不美會自奉甚必及美而孤不似端能

浦城蔡氏義田記

雍正五年十二月余族孫廷鎮謁選來京師既邀

恩命贈父為奉直大夫因述贈君臨終之言曰吾少遭亂

離貧窶播遷賴先人之庇相聚以有今日所有薄田

吾敢以私吾子孫哉吾授汝千金構祠堂祀吾王父

伯瑜公以下旁建書室為子弟肄業汝其無忘父志

吾又聞古之人有范文正公者置義田以贍族人其

言曰吾族人雖有親疎自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

固無親疎也文正公聚族百口吾今自伯瑜公以下

聚浦城者亦百口吾心慕焉吾以歲入百石爲烝田
供春秋祭以百石爲書田書田者分六十石爲延師
之費四十石以供應試凡童子試於郡人錢五百弟
子員應歲科試者人一千省試者四千入成均者不
與焉試於禮部者八千又以三百石爲喪葬婚娶及
賑孤恤寡之需凡有父母之喪者人與之錢八千葬
者五千娶婦者六十其力能自贍者不與焉凡族之
孤者寡者計口授穀口歲二石其力能自贍者不與
焉又以二十石給守祠者俾司其啟閉及灑掃書室

歲以爲常凡義田歲所入五百二十石其百分之五祭
者主之其四百二十石擇族之賢而家不貧者主之
凡九歲則合族之長者而定其所給之數之多寡蓋
閱歲久生齒繁諸有不齊者勢也凡歲所給有贏餘
者則於次年視族之貧者施之族之長者議之必公
必誠無餘則止吾子孫雖貧不得取以自利凡自伯
瑜公以下各體祖宗之心以爲心尚克勤乃業事乃
事毋踰乃分薄乃愛敬吾可以瞑目矣其自伯瑜公
以下實寵嘉之蓋廷鎮所述以告余者如此因屬余

文以記之余聞而肅然曰偉哉可以風矣周官三物
一曰六德二曰六行三曰六藝然六行不敦則六德
何由而見雖誦習六藝何益焉夫孝者沃其根也友
者培其榦也睦者葆其枝也姍與任恤咸本此焉厚
之至也今贈君旣沃其根又培其榦又葆其枝有子
能賢善繼善述自今以往願諸子孫共敦一本各勵
前修主斯田者如用已財無濫心焉受所入者如獲
意外無爭心焉是謂大同子孫其逢吉將必有達者
出焉顯揚而光大之豈徒無壞前規哉余有志焉而

力未能喜斯舉也於是乎踴躍而爲之記贈君名維
坤字星六自泉州徙居浦城云

默廬記

吾友陳石民以默名其廬屬余記者有年矣余未有
 以應也康熙甲午春余以服闋將還朝石民復請曰
 默廬記願卒為我成之余惟默之時義大矣哉孔子
 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聖人之教學固必
 以默識為先也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德脩於身而行見於世其功必要於默成默之時義
 顧不大哉抑孔子繫易之辭有曰敬以直內宋儒申
 明其說曰主靜曰主一夫無欲故靜所由默也而其

功在定之以仁義中正無適故一所由默也而其要在於整齊嚴肅石民其亦有見於此歟石民吾漳之真孝廉也事其尊人飲食寢處視無形聽無聲尊人失明二十載矣年五十餘兩目復覩君子以爲孝感所致可不謂真孝乎居一室小閣疎窗左圖右史食貧飲淡無競於里閭不干於官長可不謂真廉乎真孝真廉斯亦默之效也嗚呼學問無窮收斂則愈廣大謹密則愈精明石民進德脩業厥基培矣由直內主一之功以馴致乎其極昔賢不難至也或曰石民

非默者也與之談經論文則滔滔不倦與之語古今成敗論安民出治之方則亶亶而不窮郡邑有司詢及時政侃侃言之無所避石民非默者也余曰此正所以成其默也君子之學期於用世默非槁木死灰之謂也大儒程朱皆有得於聖門默識之學者伊川經筵五疏言之不厭其詳文公在朝四十六日進講者七奏疏無慮數萬言通乎此者可以得默之義矣

香大表施無款燒萬事... 亦散出大謝... 非想各出與...

他齋記

他齋者吾友陳君少林之書室也屬記于余余問之曰吾子之以他名齋何也曰此他人之室也余賃而葺之而居之故他之云爾余曰然哉少林之意念深矣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君子之所志者大食與居皆倘來之物也少林豈僅為居室謀者哉其他之也固宜抑又聞之陳仲舉云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用一室為少林學識弘裕達於治體正而不迂通而不隨使其得立朝班必能獻可替否垂勳竹帛使其

居一官處一邑亦能補救一方澤及生民余交天下士多矣得此於人蓋寡今之以他名齋也少林其猶有四方之志乎惜乎吾力微而少林已將老也雖然君子之用舍不關於一人而關於天下關於一人者榮身保家之士也關於天下者用之則爲世欣不用則爲世戚是有用之學也安必斯世之果我用哉安必斯世之終我舍哉

葵心齋記

皇上御極之元年世遠蒙

恩特召入京侍讀

皇子越雍正七年冬

皇上命平郡王隨

皇子讀書

世遠

因得與朝夕講論

王仁孝忠勤好

學不倦有藏修之所名葵心齋屬世遠記之再三云而不懈世遠其何敢辭嘗聞君子之象物也義各有取沼沚蘋蘩取其潔也宗彝作繡取其仁也粉米取

其養也黼黻取其斷也記稱若松柏之有心取其貞也惟貞故能歷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也王之以葵心名齋者取向日之誠也誠之時義大矣哉我

皇上嘗面訓臣工曰誠為萬善之本凡人念念事事皆為

天理即為誠誠則無私出一言而欲迎合上意私也即非誠也行一事而欲邀民譽私也即非誠也即欲垂名千萬載亦私也非誠也惟循乎天理無所為而為方為無私方為誠其功又在敬敬而後能誠大哉

王言真萬世之極則矣 王之名齋也其有頃刻不忘君

之意乎頃刻不忘君者忠君也愛君也敬君之至也何以為忠君愛君敬君即所以忠君愛君也何以為敬君一動一靜一言一行皆循天理自敬其身即所以敬君也傳曰進思盡忠言忠之貴於思也詩曰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言愛之根於心也又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則敬心無間於夙夜也無不敬則無不誠矣 王其勉哉昔兩漢之稱賢王推河間東平為最史稱河間修身好古造次必於儒者造次必衷於儒誠也東平之對明帝也曰處家為善最樂為善而至

於樂之不厭亦誠也 王其益篤於敬以造於誠日
體

王之明訓以律其身以忠於國以無忘名齋惓惓不已

之意漢之二王又烏得專美於前哉

別有天記

別有天在梁山下邑治南十里許湮沒者久矣甲寅
之亂先王父避居梁麓乙卯始得之初入有潭潭上
蓋以大石旁二石夾而起附於潭分其半覆之瀾漪
潏洄黛蓄膏渟水聲動則羣魚畢集可垂短竿釣天
陰似有物憑其中疑為龍故名螯龍潭從潭上行五
六十步峭壁蘄巖右方有石突起廣且平旁夾兩流
宜於亭因預名之曰夾流亭復南行二十餘步為戴
石閣閣中可坐三四人從閣折而東有泉流斜石似

二希堂文集 卷之五
瀑布其下有石井深不可測從石井西屈曲上有水
從空中噴薄而下是爲噴珠池坐其上穿流北眺城
郭烟村豁然指顧間階而下若堂若鋪几席若由闔
奧登樓所謂大洞天者也由洞中央上奧幽繆虬日
影參差下漏行少盡天氣朗麗光耀全石矗列闕其
一下有石坐可數十人其左方卽琉璃洞從蟄龍潭
至琉璃洞約八九百步其中閣二洞二小池一池連
洞者二石似門者三泉滴於石不絕若線者一石壁
礎礫戴艸者二遊必半日方竟康熙辛巳五月十七

日梁村蔡世遠記



日來林茶好... 必半日方竟... 康熙辛巳五月...

石丈峰別業記

環一山於城中削成峻拔莫如吾漳芝山最奇由芝
山而下地最高處有石突起高可丈餘瘦秀特甚吾
友林蔚巖構築於此成別業焉康熙丁亥春招余同
陳石民馬求仲來遊始入見所為石丈峰者歎曰此
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旁列假山怪石有小池池
之旁作數斗室室容一人坐池之中有小山如小亭
闕蓋如石洞無底高不及石丈峰之半由小山轉而
登樓爽朗高騫仰眺則諸山屹嶠遼刺其有情也若

二神室文集 卷之五
拱之低眺則烟火萬家其參錯也若繞之左爲奉仙
宮今廢右則俯視開元寺開元寺者吾漳第一龍巖
壯麗地也斯居直以叢爾俯視之穿堂中而下有小
亭階而上有庭樹荔枝諸果石又奇多礎礪磊砢庭
之後爲三楹折而左有小室石橫當其門背小室三
間一陽而二陰多幽勝余因謂石民求仲曰山林絕
景蔚巖得之城市中豈不奇哉二君曰此何黃如先
生舊址也經蔚巖布置尤奇絕余曰得之矣黃如先
生文章氣節爲一代偉人奇傑之氣得之斯居爲多

君子之居斯屋而榮身者况英特而挺異乎芝
之靈將在于此

取人笑人非人者即人之所以取我笑我非我者也
已取人笑人非人而不屑為人之所為亦猶人之取
我笑我非我而不屑為我之所為也楊子雲所謂
心子之所棄而愚者拾以為己寶其亦之謂歟然蔽
濁已久針砭難施此亦諱疾忌醫之意也遂以癖名
吾亭而為之記康熙辛巳二月五日也

題漢水石記

漢水山往上游泝溪而上舟行不絕四十里逆
流也夾溪萬山森翠多怪石踞踞為壑對岸上似
枯樹橫倚似狂獸踞踞參錯水中散大石如神龜
負甲似巨魚露背其色少白多黑其肉多迴
轉畜縮多巉巖少其聲如呼使此石生於通都大邑
其亦得其百之一其是以為名勝好事者將窮之奇
故編之圖記以垂不朽余生於荒山窮谷之中數年
俱無一焉適足以苦身之物而有生於地則非

